內賜
春秋

五經百篇

火

五經百篇卷之四

春秋左氏傳

魯取郜大鼎 桓公二年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

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

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齊侯伐楚 僖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

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

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城濮之戰 僖公二十八年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

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犫顚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顚頡以徇于師立

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
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
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
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
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
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
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

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
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
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
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
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
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
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

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
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
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
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
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
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

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

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
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
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
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
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
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
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
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
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
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
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
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

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
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
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
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
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
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
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

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
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
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
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
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
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
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

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

宥一本作侑

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

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楚子問鼎 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

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邲之戰 宣公十二年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

君一本作軍

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
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
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
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
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
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
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

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
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
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
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
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
也欒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

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

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

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飮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

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
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
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
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
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
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
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

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
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
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
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
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
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
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

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

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
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
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
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

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
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
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
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
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
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
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

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
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
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
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
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
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
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

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
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
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
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
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
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
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

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
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
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
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
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
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

熒一本作滎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麇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麇射一麇以顧

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
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
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
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
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
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
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

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
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
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
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
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
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

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
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
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
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
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
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
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

逆一本作迎

旆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
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
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
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
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
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

尸一本作戸

也然楚不克君之蓋也敢藉君靈
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
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
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
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
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
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

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

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
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
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
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
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
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
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

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
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茍射
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
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
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
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
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
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
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
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

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
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
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
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
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
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

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
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
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
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
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
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

可一本作何

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鞌之役 成公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孫桓子臧宣叔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

佐一本作將

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
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
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
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
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
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
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

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
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
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
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
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
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

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
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
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
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
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

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
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
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
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
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
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

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
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
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
子勉之左幷轡右援枹而鼓馬逸
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
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
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

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
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
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
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
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
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
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

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

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

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
師衛師免之遂自齊關入齊侯見
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
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
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
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
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

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

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
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
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
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
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
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
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
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
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
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
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

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
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
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
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
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賓一本作實

藉口一本作藉於口

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

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鄢陵之戰 成公十六年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
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
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
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
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

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
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
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
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
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
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
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

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
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
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
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
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
烝民莫非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

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

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
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
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
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
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

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
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
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
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
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

師輕宛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
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
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
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
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
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
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
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名軍吏也皆
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
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
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
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
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

矣一本作之

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
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
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
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
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
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
敗矣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三日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
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
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
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
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
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

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

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
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
共王中目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
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
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
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

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

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衞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

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
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
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
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
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
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
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

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
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
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
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
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
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
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

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
而復鼓朝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
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
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
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
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

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

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
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
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
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
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
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

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
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
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
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
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
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
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

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穆叔如晉 襄公四年

夏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

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

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

五善敢不重拜

諸侯伐齊 襄公十八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同圍齊

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

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
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
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
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
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

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
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
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䟽
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
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
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
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

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固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

固一本作姑

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
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
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
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
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
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匄
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

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櫅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

揚門州綍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
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
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
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
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
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
東侵及濰南及沂

季札觀周樂 襄公二十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擧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

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
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
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
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
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
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

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

杜註險當爲儉

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
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
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
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
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
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

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

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
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
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
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
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
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

與政一本作無政

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

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

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
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
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
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五經百篇卷之四

通西彥五

四